

溫瑞安

●香港●



四大名捕系列



会
京
師

(滇)新登字 191 号

四大名捕会京师(上、下)

〔香港〕 温瑞安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云南省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昆明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18 字数1866千字

1995年4月第一版 199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8000

ISBN 7—222—168—3/I·106

定价 15.80 元

目 录

第三部 毒手（名捕：铁手）

- 第十四章 撒网诛魔头..... 277
- 第十五章 惨搏鬼神惊..... 302

第四部 玉手（名捕：无情）

- 第十六章 武林天魔舞..... 326
- 第十七章 奇功戮魔仙..... 353
- 第十八章 黄雀斗螳螂..... 368
- 第十九章 蓦遇深仇人..... 382
- 第二十章 杀声撼天地..... 411

第五部 四大名捕会京师

- 第二十一章 名捕反被捕..... 441
- 第二十二章 九死险生还..... 467
- 第二十三章 魔头分设伏..... 494
- 第二十四章 正邪难并立..... 520
- 第二十五章 名捕变血人..... 546

第十四章 撒网诛魔头

这一役是敌明我暗，的确是占了上风，这点帅风旗是知道的。

可是这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的一击，一旦失败，这种便利便没有了。谁要是与“绝灭王”交战，都难免会心惊胆战，心慌意乱的。

“一到两更，马上出击”，这是时震东的命令。

两更了。

没有人能想象得到，这宁静无声的客店，一下子成了火海！

除了火烧的声音就只有发箭的声音。奇怪的是，楼上那三盏不同的灯，一直没有熄灭，那些人，也似无所觉。

帅风旗必竟是帅风旗，一知道不对劲，打了个手势，纵身而入窗内，赫然只见那八个端坐的人，已死去多时，而且是帅风旗布伏在镇守各要道，以防“绝灭王”等冲出重围的二十名差役之八人！

这八人被人打死了以后，被换上那“天残八废”的衣服，安置在这里，地上还有八名差役的尸首，帅风旗可以肯定“绝灭王”以及沈云山那两个房中的人也不会在房里。

加上那四人，刚好是二十人。二十名差役，无一幸免。帅风旗手心发冷，全身冒汗，正欲冲出，忽然听得几声惨叫，飞入几名放火箭的差役，跌在火堆中，惨呼嘶鸣！帅风旗“刷唰唰唰”地舞了几个剑花，把身前后左右护住，喝道：“小心来敌！”

忽听“嘿嘿”一笑，火海中一人象烟一般地冒出，竟是一

个少了一根左腿丑汉，手上拿着一条黑色的铁线蛇。

一个人只剩下一条腿仍那么快，如果他双腿俱全，轻功纵不是天下第一，也相差不远。

帅风旗知道这不是说话的时候，而是用剑的时候。他一剑刺了出去，剑势用尽的时候，才发出“唰”的一声，难怪他外号叫做“追风剑”。

那人却没有闪避，若是闪避，可是没有人能快得过他的“追风剑”。

那独腿人只是一指，那条蛇立即窜了出去，一卷卷住了剑身，伸出蛇头，“■”地向帅风旗握剑的手腕噬去！

帅风旗知道不能迟疑，马上弃剑，那蛇一噬一中，帅风旗的拇食二指趁它缩回之时，用力一弹，打在它三寸之上，那蛇“霍”地弹了开去，松开了剑，剑往地上落去，帅风旗立时捞住了长剑，摆出了一个“追风剑法”里可攻可守的架式。

这下交手，不过是电光石火间的事，出现、剑刺、蛇卷、飞噬、撒手、弹指、震开、捞剑、架式，都是一连串的展开，独脚怪人没料到帅风旗出剑如此之快，帅风旗没料到独脚怪人一招便要自己撒剑，独脚怪人更没料到帅风旗撒剑而又夺得回来，帅风旗没料到那全力的一弹只震开蛇身，蛇没有死，手指却隐隐作痛。

帅风旗忍不住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独脚人阴阴地道：“铁线蛇。”

忽然间，浓烟中又出现一人，竟是断了右腿的丑汉，手中拿着一条色的蛇，桀桀笑道：“还有我，青竹蛇。”

帅风旗一惊，只听惨叫连连，又有几名差役，惨叫着被投入火海中，只见那些惨叫哀号的差役们，莫不是腕上、颈上、腿上、身上被噬了两个黑色的血洞，那被扮成围坐死去的差役，也

是如此，帅风旗道：“‘天残八废’？”

只听一人怪笑道：“正是。我是四脚蛇。”只见一没有左眼的怪人，在火光中出现，手里拿着一只庞大的四脚蛇。惨叫连连，又有几名差役被投入火海，四面的路都似已被封死。

帅风旗一抹额头，满手是汗，也不知是这里太热，还是什么？他只知道他不是猎人，他已成了猎物。

帅风旗向后挪移，忽然后面一人冷冷地道：“没有用的，我是赤练蛇，在你后面！”帅风旗猛回头，只见一缺右目的怪人，手中拿着一条朱红色的蛇，正在翻腾挪动着。惨叫迭起，然又有几个差役送了命。

敌方的来人然愈来愈多，而帅风旗知道，这“天残八废”中任何一人，他最多可以与之打个平手，但以一敌四，必死无疑。

可是不止四个。忽又响起一个怪声：“天残之首，金蛇子，是我。”帅风旗没有回首，忽然冲天而起想撞破层楼而逃。

帅风旗方才跃起，前后左右四人同时跃起，四条蛇封向他撞的地方。

帅风旗当然不想撞入蛇口，他“唰唰唰唰”，四剑连连环，刺向那四废的腰部。

他出剑之快，匪夷所思因为他已认准四人抬手封住他的出路，胸腰之间，必门户大开，这四剑正是攻其所必救。

果然那四人倒跃了出去，帅风旗眼看要撞中屋瓦，突觉手中一紧，被拉了下来，只见剑身上缠了一条金蛇，金蛇握在一名断左臂的怪人手上，那怪人正咧嘴对他笑。

又有几名差役惨呼！只听又一人道：“我是大蟒蛇，你要不要试试？”帅风旗脑中轰地一声，暗叫：我命休矣。

忽然外面的声音一止，除了火烧之声外，就只剩下一种特殊的捕斗声，激烈的掌声和蛇身划空的“飕飕”之声。

那断左臂的金蛇子“咦”了一声。

那断右臂手持大蟒蛇的道：“嘿嘿，看来外面来了对手。”

另外一个盲左目的四脚蛇道：“咱们先料理了这个小子，再去照应。”

另一名断右腿的青竹蛇道：“对，主子要用人，我们要快些。”

同时间，五蛇齐袭向帅风旗，帅风旗用剑守，但手中剑被那金蛇卷住，竟拉不脱，只是把一闭，束手待毙，忽然“呼呼”二声，两个人扑了进来，极其仓皇，又急剧的“霍”地一声，一铁衣人闪电掠入，宛如大鹏鸟一般，刹那间已拍出三掌，击出两拳。

帅风旗只觉腥风忽去，只听有人惊讶的叫了一声，猛睁开双眼，只见一人铁衣神风，正站在自己身前，不是那“天下四大名捕”之铁手是谁？

只见楼一又来了两个人，一人脸上一道疤痕，一人双耳不见，前者手执银蛇，后者手执花蛇，喘着气面怒瞪铁手，然是力斗不支，而被铁手赶上楼来的。

再看那围着自己的六个人，除金蛇子仍缠着自己的长剑外，青竹蛇和赤练蛇的头，竟被铁手一拳打扁，尾部仍径自抖动不已，尚未完全死去。而铁线蛇、四脚蛇及大蟒蛇，都被铁手一掌震开。

帅风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用剑也刺这些蛇而入，铁手却把它们一拳打死，莫非他的手，比剑还利？比铁还硬？

想到这里，一失神间，金蛇一卷，把剑抽了出去，铮然落地，金蛇子冷冷地道：“铁手？”

铁手冷笑道：“正是。你们预先已有人通风报讯，所以掉了包，在后面反击我们，趁我们接应不暇的时候，好让‘绝灭王’等从各路逃亡，可惜你们的阴谋，已给我们识破了。”

金蛇子目光收缩，冷笑道：“好，我们先杀了你再杀他们。”
“呼”的一声，金蛇金光一闪，劈脸而至。

那条金蛇，比所有的蛇都要快多了，可是铁手的手更快，一拳便迎了出去，正击中蛇之三寸。那条金蛇“呼”地荡了出去，又“呼”地荡了回来，张口就噬，铁手的那一拳，竟不能击毙它。铁手也吃了一惊，蛇身已缠在前臂，蛇头一扬，正要咬下去，铁手的手已握住在它的三寸用力一捏，那蛇死力挣扎，铁手这一握也不能握死它。

就在这时，蟒蛇、铁丝蛇、四脚蛇一齐卷到。铁手大吼一声，一松手，那金蛇立即溜走，铁手双手一抓，把蟒与铁线蛇抓住。帅风旗也拍开了四脚蛇的攻势。

铁手发力一握，那铁线蛇便已扁了，但居然扁了仍活着，张口要噬；那蟒蛇则血肉飞溅，但凡蟒蛇，生命力强，粗壮的身子仍卷了过来，竟然把铁手全身紧紧缠住。正在这时，那条银蛇与花蛇，同时噬来。铁手不能动弹，猛地连起二脚，踢开银蛇与花蛇，吐气扬声，猛力一挣，“波”一声响，那蟒蛇竟寸寸断裂，被铁手的神功挣碎！铁手一挣断蟒蛇，双手齐发力，左右一拉，终于扯断铁线蛇，金光又闪，那金蛇又扑脸咬到，铁手一挥手，那金蛇极其机灵，对铁手似乎十分忌畏，立时避了开去。

那“天残八废”，自出江湖以来，凭着这八条毒蛇，不知杀了多少江湖上的英雄豪杰，也斗过用毒名家，这八杀蛇刀枪不入，自具灵性，攻击恶毒，中人必死，但铁手凭着深厚的内力，与一双比铁还硬的手，竟连杀练蛇、蟒蛇、竹蛇、铁线蛇，“天残八废”怎能不又痛又惊！

最吃惊的是：连“天残八废”之首的这条金蛇，也似十分畏惧铁手，更是前所未有的事。

这金蛇来自天竺，是千年罕见，绝毒而强韧的蛇，平时纵用大石桩也捶之不扁，而今竟怕了铁手的一双手。

金蛇一避开，花蛇和银蛇又攻了上来，这次这三条蛇十分机警，不敢胡乱出击，铁手竟连抓二次都不中。

那边帅风旗手中无剑，那条四脚蛇口爪并开，等于是五道兵器，逼得帅风旗十分危险！大火已烧断了房门的路，这十人仍在烈火中搏斗。

这时有两名差役跃了上来，一名挥刀向那四脚蛇砍去，一名把剑迅速递给帅风旗。

就在这时，那使刀的差役一刀不中，那独眼怪人舞着四脚蛇逼近，那差役避过那一咬，没料到这四脚蛇，一伸爪子，划中了那差役，毒性一发作，没一会便倒地死去。

那四脚蛇又向另一名差役咬来，那差役手中无剑，连忙闪避，没料到眼前突然地闪过一物，那差役吓得一跳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那四脚蛇的尾巴，就在这一分神的刹那，那四脚蛇便已咬中了那差役，那差役立时惨呼倒下！

同时间，剑光“标”地急闪，掷中四脚蛇，那独眼怪人只觉手中一震，又因蛇尾已断于诱敌，再也握不住，连剑带蛇，直投入大火中，只听那四脚蛇发出吱吱乱叫，一会儿便没了声音。

原来帅风旗明知自己剑刺不入蛇皮，于是掷出长剑，使四脚蛇落入火中，被火焚而死。他立时手空拳，力斗那缺左目的怪人，那怪人手中已无兵器，威力大减，渐有不支之状。

铁手第三次出手。这次他是双手抓向花蛇，那花蛇避不了他闪电般的一抓，可是银蛇已咬了上来，这是攻其所必救！

可是铁手没有救，他已扭断了花蛇的头，银蛇一口咬在他手臂上，竟然咬不进去，就在这一霎，铁手又扭断了银蛇的身子。蛇的齿竟咬不入铁手的手，他的手真比铁还硬！

天 竹蛇、练蛇、铁线蛇、蟒蛇、花蛇、银蛇、四脚蛇都已死，金蛇马上收缩，想窜入那断左臂怪人的袖中去。

它快，铁手更快，双手抓住金蛇，这次不扯，也不力握，更不猛击，只用力一扭，那条金蛇的蛇身立即扭成一团，被掐得骨节寸碎，铁手才运起内力，往它头部一夹，金蛇终于不动了。

“天残八废”大惊，呼啸一声，急欲退走，但大火已封退路，八人大汗涔涔！

退路只剩下一个：那就是窗口。但窗前站着的是铁手。

八人狂呼，不顾一切，向前冲来，这“天残八废”，一身功力，都耗在那八条蛇的身上，一旦这武器完了，武功大打抓扣，再加一心慌意乱，各自求生，已不成阵仗！

铁手怒呼迎上，叱道：“虎尾县衙里七十位差役，给你们害了五十人！你们的命，都给我留下。”

拳风声，断左腿怪人吐血而倒；瞎右目怪人已被击入火海之中；那缺左目的怪人，也给帅风旗打入火堆之中；

另外那刀疤怪人，也给铁手打落楼下，那二十名愤怒的差役，立即把他乱刀分了尸！另外四名怪人，仍疯狂地与铁手搏斗着！

烈火熊熊！

冲天大火起时，孙老板躲在远远的一处树林子里，哈哈大笑，他手下三名伙计，也笑得很开心。

孙老板几乎笑得喘不过气来，哈着腰向那三名伙计道：“你们看……那群傻瓜，放火烧屋，却要烧了自己了……”

忽然有一个声音道：“他们烧不死的，而你自己快要笑死了。”

孙老板怔住，那三名伙计也正在笑，话当然不是他们说的，以孙老板的功力，居然不知道那声音是从哪里传出来的。

只听另外一个娇柔的女音道：“孙庭芳，你不是孙天方孙老板，而是京城杀手孙庭芳，你那三名伙计，想必是你的高足，‘快刀三虎’了。”

说完树下落下两个人，一个白衣长袍的年人，一个白衣劲装的清秀少女，看着孙庭芳等四人。

孙庭芳和那三名伙计，脸部的笑容忽然僵住，孙庭芳好一会儿才能问道：“北城城主？仙子女侠？”

白衣少年道：“周白宇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白欣如。”

孙庭芳又好一会儿没了声音，才艰涩地道：“你们……如何得知……”

周白宇庄重地道：“只有两个疑点：你听我们要火烧‘高升客栈’时，只有兴奋，没有悲伤，这是一般的老板所不可能的。你说经营许久，事实上你只来此镇数日，你说生意不好，但与我们所见然不同，要烧掉你的宝号，你反而挺乐意的，而你又没有别业，实在说不过去，这是捕头察觉的。”

孙庭芳长叹了一口气，慢慢解开了腰间的刀，周白宇继续道：“另外，你不问那钦犯是何人，便答允疏散，这不象是个生意人，倒是象胸有成竹的六扇门高手了。孙先生，你京城杀手之气概，毕竟掩饰不了的呀。这点是在下发现的。”

孙庭芳忽然道：“周城主。”

周白宇道：“嗯？”

孙庭芳道：“可不可以网开一面？我孙庭芳必报答……”

周白宇道：“好！”孙庭芳没料到他竟答应得如此之快，不禁一怔。

周白宇继续道：“我不杀你，你随我去见时将军。”

孙庭芳道：“那等于是要我去送死，不如就此放了我。”

周白字道：“你协助钦犯，计陷王军，乃属大罪，非我能饶恕你即可的，你必须接受王法。”

孙庭芳冷笑道：“王法？什么是王法？”

周白字长叹道：“我不会让你不去的。”

孙庭芳目露凶光，忽然道：“给我杀！”那“快刀三虎”早已看周白字不顺眼，马上拔刀、冲出。

孙庭芳一发令杀人，他自己却倒飞出去，燕子三抄水，已飞过二三十棵树旁。京城中有名的杀手，莫不是有飞檐走壁之能的，何况是孙庭芳这种名杀手。

可是他立时发现后面已紧随着一个纤秀的人影，没有丝毫声音，正是那看似柔弱的白欣如。

“快刀三虎”的快刀，京城里许多人闻名已丧胆，可是这次遇到周白字，他们才知道什么才叫做快。

“快刀三虎”刀还未出鞘，剑光一闪，一人倒下，刀才出鞘，剑光又一闪，又一人倒，剩下的一人，刀才提起，也倒了下去，这次是先倒下剑光才闪。

“快刀三虎”竟给人一剑一个，刺中穴道，动弹不得。他们这才知道，再多练三十年快刀，也快不上周白字“闪电剑”的一半。

那边的孙庭芳一声狂吼，返身一刀翻砍而出这一刀不单只快，而且极有力，“快刀三虎”的刀与他一比，就象茅草与大树。孙庭芳的刀象已吃定了纤弱的白欣如，京城里成名的杀手，都都不是浪得虚名的。

孙庭芳一刀砍下，白欣如的剑已架住了。

白欣如出剑无风声，单止这一剑，就知道她出剑绝不比孙庭芳慢。

白欣如的武功已如此了得，只怕周白字的剑法更不可想象，

孙庭芳决意用最大的力量先摧毁白欣如，再来全力对付周白宇。

可是他那一刀势如雷霆的劈下去，白欣如柔弱无力的剑抬起来，孙庭芳那一刀，竟砍不断白欣如的剑，反被引了开去，交碰时的声响也没有。

孙庭芳心中不禁一栗，道：“素女剑法？”

白欣如没有回答，她的剑已代她回答；阴柔的绵剑已包围住孙庭芳，孙庭芳大喝一声，人刀合一，竟成刀芒，破剑网而出。人说有“驭剑之术”，可从没见过“驭刀之术”。孙庭芳这一刀，虽还未到人刀完全合一，但声势之猛，已经到无坚不摧的地步。白欣如惊叫与声，除非她痛下杀手，否则只得让孙庭芳冲出，她略一迟疑，剑网已围不住孙庭芳。

孙庭芳人才冲出，借势一点，直欲掠出树林，猛见前面一道剑光，只见白衣，不见人影，竟是真正的“驭剑之术”！

孙庭芳无法躲闪，硬起头皮，运力于刀上，以“驭刀法”一拼“驭剑法”！

“叮！”两人交错落下，孙庭芳返身回刀，便欲劈下，周白宇剑自肘下穿出，及时刺入孙庭芳的心胸。

孙庭芳没有惨叫，他的刀松脱，手指无力，那一刀他再也斩不下去了，他几乎是立时死去的。周白宇缓缓抽剑，孙庭芳倒下，周白宇慢慢还剑入鞘，道：“他本来不会死的，我以正宗的‘驭剑术’破了他的‘驭刀法’，本可及时用快剑刺死他的，但我没有下手，可是他还要劈死我，我除了一剑立时了断他的命外，我自己也没有活路了。”

白欣如也叹道：“他的武功很好，本来不应该做这种事的，真想不到这么江湖好手都为‘绝灭王’卖命。”

周白宇喃喃地道：“不知时将军，伍寨主等截不截得下楚相玉？”

冲天大火在远处燃烧着，映照得雪光不似雪光，倒有点象血光。

雪花已遍铺了大地，在一条不易被辨认得出来的小道上，缓缓行着四个人。这四个人走着，几乎连脚步声也没有，他们很轻很轻地走着，既不知寒冷，又象没有感觉一样。

前面的一个面色如玉，神闲气定，已到了英华内敛的境界。他身旁的一人，高瘦颀长，腰间一柄长形弯刀，没有刀鞘。

后面的两个人，脸目相似，一个高瘦，一个痴肥，煞气严霜，形状虽怪，但隐然一代宗师的气派。

第一个人是闻名天的“绝灭王”楚相玉，身着黑色大袍，但更显脸色如玉；第二个便是出卖“铁血大牢”的“长刀”沈云山；第三个是时正冲；第四个是时正锋，这两人合起来叫做“时家双恶”，又名时大恶、时小恶，又叫做“岭南双恶”，外号还有“天剑绝刀”之称。这四个人走在一起，武林里除少林、武当二派之外，只怕谁都惹不起他们。

当然这四人当中，还是以沈云山为最弱。

沈云山好象很高兴，轻轻笑道：“主公，这次时震东等一定被我们甩脱了。再过五十里，您的旧部会来接您，再收复三帮六派十二舵，咱们进军王城，我沈云山，也一偿随你打出江山的心愿。”

漫山都是积雪，就在这儿，每一堆积雪后面，几乎都藏了一个人，一共藏了二十六人。每一个人，都有一张强弩，弓上有三根箭，三根箭箭尖都涂有剧烈的麻药。这麻药是天下第二毒所制的，武功再高的人，被滴在血管里只一滴，都得麻痹半天。

这二十六人，是时震东自沧州带出来的四十名军士残存的。

这些军士，自非泛泛之辈，每个人都是骁勇善战，武功精湛的人，这二十六个武者如此伏击这四个人，是他们毕生的第一次。

就连伍刚中，也是毕生的首次，所以他十分不安，连时震东也有些壮士无颜，这点周冷龙是看得出来的，他天性比伍刚中狡猾，比时震东机智，他眼骨碌碌的看了看二人，低声道：“将军、伍寨主，铁兄要我们伏击‘绝灭王’，也非得已，他毕竟是捕快，知道如何捕人。况且‘绝灭王’武功高绝，用麻药箭射倒他，可够我方伤亡太重。”

柳雁平在一边也道：“况且铁神捕要我们只射‘绝灭王’，不射别人，不会误杀其他三人的。”柳雁平本来就是十分机灵的人，他见时震东忧虑，以为他不想射杀那两个兄弟——时正冲和时正峰。所以特别这样说。

时震东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我倒不是忧虑这个。我们如此暗箭伤人，是有失光明磊落。不过‘绝灭王’武功奇高，铁兄、周老弟、白姑娘等还没有赶回来，也只好非用此法不可了。”

伍刚中冷哼一声道：“把箭全射向‘绝灭王’，铁手也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‘绝灭王’武功高绝，咱们全向他打招呼也未必真的能放倒他，若分四个人来射，力量分散，只怕功败垂成，至不过只杀伤了沈云山，反而不美，不如集中力量，射倒了楚相玉。唉，这‘绝灭王’，武功深厚，未能与之放手一搏，确为人生一大憾事也。”

时震东忽然沉声道：“噤声，他们近了，扣暗青子在手。”

伍刚中、周冷龙、薛丈二、原混天、柳雁平、田大错各自手上扣住了暗器，静静等待。

各人静静地仗中雪堆上，呼息的热气融落了雪花，雪仍飞飘，各人竟觉得热而不冷。

楚相玉低沉而威重的声音道：“不要把时震东将军估计得太

低，那一把火，只怕‘天残八废’也讨不了便宜，不过那人八杀戮太重，去了也好。……我们还是小心为重！”

四人行着，听着，忽然间，一个威严的声音道：“打！”

刹那间，打出来的暗器、箭矢，比雪花还密了十倍。

有的暗器发出破空的声响，有的器有雷霆之声，有的暗器旋转而来，有的暗器根本没有声音，更厉害的是那一排排的箭，比雨点还密。

楚相玉一抬头，仿佛看见倾盆大雨！

他脸色变了，刹那间已脱下黑袍，露出红色劲装！

这漫天的暗器，一个人纵有七手八臂，也接不来。

以楚相玉的武功，暗器飞到三尺之内，本可用内力震下来，可是这百来样暗器，猝然而发，楚相玉根本来不及运功，况且发箭的都是内力浑厚的人。

沈云山完全呆住了，如果箭是向他射来，他早已变成了刺猬。

“噗”！一枚青鳞镖打向楚相玉胸前，楚相玉及时一侧身，那一镖打入左肩上，那一镖是周冷龙发的。

“嗤！”一柄金刀也插入楚相玉的右腿上，这一飞刀是时震东发的。

楚相玉中了两镖，没有第三枚暗器再能打中楚相玉了。因为楚相玉忽然冲天而起，全身变成了一片黑云！他的黑袍已除下，在他手里舞成一片黑云，所有的暗器打在黑袍上，就象打在铁板上，全被震飞。

除了时震东的一记飞刀、周冷龙的一枚青鳞镖及时击中楚相玉外，其余的暗器，都来不及击中楚相玉，便被卷飞出去！

第一排暗器刚刚射完，第二排暗器立即扣上。

可是“绝灭王”绝不让第二排暗箭有发射的机会。